

# 图像学视域下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中 植物纹样的研究

刘桂芳<sup>1</sup>, 方美婷<sup>1</sup>, 邹婧<sup>1,2</sup>

(1.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2. 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湖南 长沙 410005)

**摘要:** 目前有关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纹样的研究多集中于平面化描述, 对植物纹样的梳理及对植物纹样深层意义的研究则存在空白。使用潘诺夫斯基图像学“形式描述-寓意分析-文化阐释”三层次分析框架理论, 结合文献分析与实物考证方法, 描述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纹样中植物纹样在造型、排列、色彩3个维度上的独有特征, 分析不同植物纹样蕴含的祛邪再生、吉祥长寿等吉祥寓意, 阐明其背后的楚文化基因、神仙思想及阴阳五行的文化逻辑。研究填补了汉代植物纹样系统性研究的空白, 为汉代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维度。

**关键词:** 汉代丝织品; 植物纹样; 图像学; 视觉解析; 文化隐喻

**中图分类号:** J 523.1; TS 146

**文献标志码:** A

## An iconological study of plant patterns in silk fabrics unearthed from the Mawangdui Han Tomb

LIU Guifang<sup>1</sup>, FANG Meiting<sup>1</sup>, ZOU Jing<sup>1,2</sup>

(1.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Hunan, China;

2. Hu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Changsha 410005, Hunan, China)

**Abstract:** Up to now, most research on the patterns of silk fabrics unearthed from the Mawangdui Han Tomb has focused on flat description, but a gap has been recognized in the systematic combing of plant patterns and exploring their deep meaning. Using the three-level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ory of “formal description – implication analysis –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from Panofsky's iconography and combin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physical verification,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 patterns in the silk fabrics unearthed from the Mawangdui Han Tomb were described in three aspects: modeling, arrangement, and color. The auspicious meanings of different plant patterns, such as dispelling evil, regeneration, and auspicious longevity, were analyzed, and the Chu cultural genes, immortal thoughts, and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five elements of yin and yang underlying these patterns were clarified. The study fills the gap in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on Han Dynasty plant patterns and provides a new interpretive dimension for Han Dynasty art history studies.

**Key words:** Han Dynasty silk fabric; plant pattern; iconography; visual analysis; cultural metaphor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以其精湛工艺与丰富纹样, 成为研究汉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的重要载体。目前有关马王堆汉墓丝织品纹样的研究多为平面化描述, 对于丝织品纹样中植物纹样研究主要呈现两种倾向: 一是聚焦纹样的本体与工艺技艺, 如张爱

丹<sup>[1]</sup>对茱萸纹进行了形态特征及其演变的分析, 李雨欣等<sup>[2]</sup>对马王堆印花敷彩纱工艺步骤进行分析, 并探讨其现代应用, 水野夏子<sup>[3]</sup>进行了信期绣图案构成及制作工艺复杂性的分析; 二是少量触及纹样的象征功能, 如辛艺华等<sup>[4]</sup>通过分析茱萸纹的形成

收稿日期: 2025-05-13

作者简介: 刘桂芳, 女, 1998年生, 湖南常德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历史与理论, 1009276179@qq.com

通信作者: 邹婧, 湖南长沙人,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服饰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3313409@qq.com

与演变,揭示了汉代神仙思想影响下茱萸纹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总体而言,有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植物纹样的系统分析较少,现有的研究造成了纹样“形制描述—功能推测”的二元割裂,既忽视了纹样作为“文化复合体”的多元意义,也弱化了纹样与自然、人文、礼制的互动关系。图像学作为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强调通过图像的视觉符号揭示其潜在的文化语义与思想内涵。潘诺夫斯基<sup>[5]</sup>图像学三层次分析法,即第一层次前图像志描述、第二层次图像志分析、第三层次图像学阐释,能够系统地将纹样的形式特征、象征意义与文化逻辑逐层解构与整合。这一研究视角既契合丝织品植物纹样作为复合文化符号的特质,又能突破传统工艺史研究的局限,为深入挖掘汉代艺术创作中艺术形象与精神诉求的深层互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框架与分析路径。

## 1 前图像志描述:植物纹样的形式特征

本研究通过辨识和叙述纹样中的视觉元素,对植物纹样的视觉特征和物理事实进行初步梳理,从前图像志的视角对植物纹样的表征进行描述。

### 1.1 纹样特征

#### 1.1.1 茱萸纹

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中的茱萸纹有 2 种类型:一是织锦茱萸纹,来自出土于一号墓北边厢的 6307 号绢地长寿绣枕(图 1);二是刺绣茱萸纹,来自出土于一号墓内棺的 1 件绢地茱萸纹绣单衣(图 2)。绢地长寿绣枕两侧的织锦茱萸纹造型抽象简洁,图案最显著的特征是茱萸果实呈现正视、侧视角度的开裂干果形态,枝叶简化为折线形状。绢地茱萸纹绣单衣上刺绣的茱萸纹纹样以曲线为主,枝叶自由生长,或婉转曲折,具有非常明显的三瓣花叶形状,果实呈现两叶一果或一叶一果的异质同构造型。

#### 1.1.2 变形藤本科植物纹

变形藤本科植物纹主要来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图 3),变形藤本科植物纹由枝蔓、蓓蕾、花穗和叶组成,纹样外廓略呈菱形<sup>[6]</sup>。图案线条富于变化,S 型枝蔓主干周围簇拥着漩涡状的叶片,图案最下方为一颗分叉的花头。

#### 1.1.3 树纹

树纹来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绢地铺绒绣残片(图 4),树纹的单元图案由 1 个黑色斜方格纹样及其内抽象的树状纹样组成,树状纹样由 3 条横向线

条与 1 条竖向线条组成,横向线条中最短的一条与树纹主干呈锐角,使整体纹样略呈三角形。



图 1 绢地长寿绣枕照片及织锦茱萸纹样图

Fig. 1 Physical photo of the Longevity embroidered pillow on juan-silk and the cornel pattern used in brocade



图 2 绢地茱萸纹绣单衣的局部照片及刺绣茱萸纹纹样图

Fig. 2 Local photo of cornel pattern embroidered single garment on juan-silk and embroidery cornel pattern



图 3 印花敷彩纱残片照片及变形藤本科植物纹纹样图

Fig. 3 Remnants of photo of printed and painted gauze and morphing vine botanical pattern



图 4 绢地铺绒绣残片照片及树纹纹样图

Fig. 4 Remnants of photo of coffin-decorating fragment with complete tree pattern embroidery on juan-silk and tree pattern

1.1.4 卷枝花草纹

卷枝花草纹有2种类型:一种来自马王堆汉墓信期绣图案;另一种来自马王堆汉墓的乘云绣图案。信期绣图案整体以云纹为主,卷枝花草纹为辅。根据花纹的繁简程度,信期绣被分为信期绣I型、信期绣II型和信期绣III型3类。信期绣中的卷枝花草纹多呈粗细变化、弯曲形成的钩形,且复杂多变,没有

特定的变化规律,呈现一种藤蔓缠绕之感,见表1。乘云绣图案由凤首纹、穗状流云纹和卷枝花草纹构成,根据花纹的繁简程度,乘云绣分为乘云绣I型、乘云绣II型、乘云绣III型和乘云绣IV型4类。乘云绣中的卷枝花草纹数量较少,不同类型的卷枝花草纹的形状差异也较小,外观基本呈花冠状,中间呈半椭圆形,两边的图案呈带弯钩的卷曲状,见表2。

表1 信期绣中卷枝花草纹的图案分析

Table 1 Pattern analysis of rolled branch flower grass pattern in Xinqi embroidery







| 图案类型及其分析 | 信期绣I型  | 信期绣II型   | 信期绣III型  |
|----------|--|--|--|
| 纹样图      |   |   |   |
| 细节图      |  |  |  |
| 分析       | 红、蓝配色,枝叶弯曲成钩形,并有刺状藤蔓,卷枝上有花蕾  | 黄、红配色,头部有卷曲枝蔓和花蕾,尾部花草与云纹结合,卷曲拖尾  | 红、绿配色,卷枝花草纹整体呈团状缠绕形态,枝蔓大幅度卷曲蜿蜒   |

表2 乘云绣中卷枝花草纹的图案分析

Table 2 Pattern analysis of rolled branch flower grass pattern in Cloud-riding embroidery

| 图案类型及其分析 | 乘云绣I型   | 乘云绣II型  | 乘云绣III型  | 乘云绣IV型  |
|----------|---|---|--|---|
| 纹样图      |  |  |  |  |
| 细节图      |  |  |  |  |
| 分析       | 绿色,枝叶弯曲呈钩状,藤蔓卷曲有刺   | 赭石、绿两色,形似花蕾,为一蕾两叶状,叶子有云状感   | 红、蓝两色,形似花蕾,相较于乘云绣II型图案更加饱满   | 黄色,中间部分呈半椭圆形,两边呈带弯钩的卷曲状   |









1.1.5 蔓草纹

蔓草纹来自马王堆汉墓的长寿绣图案。田自乘<sup>[7]</sup>认为长寿绣图案主要为云纹、花蕾和叶瓣,实即茱萸纹,因此蔓草纹还可称为茱萸纹。长寿绣图案由蔓草纹、穗状流云纹、花叶纹、凤鸟纹和龙首纹构

成,根据花纹的繁简程度,长寿绣可分长寿绣I型、长寿绣II型、长寿绣III型和长寿绣IV型4类。蔓草纹常与云纹组合在一起,整体呈曲线型,随意弯曲成卷,见表3。

表 3 长寿绣中蔓草纹的图案分析

Table 3 Pattern analysis of creeping pattern in Longevity embroidery

| 图案类型及其分析 | 长寿绣 I 型   | 长寿绣 II 型  | 长寿绣 III 型  | 长寿绣 IV 型  |
|----------|---|---|--|---|
| 纹样图      |  |  |  |  |
| 细节图      |  |  |  |  |
| 分析       | 绿色蔓草纹较为纤细,蔓草纹上端的新生枝条呈卷曲状,花叶点缀其中   | 蓝色蔓草纹较为饱满,棱角分明,枝头的花叶更为稀疏  | 黄色蔓草纹与云纹融合后图案更加饱满,枝条呈卷云状   | 蓝色蔓草纹的卷曲处姿态各异,叶瓣生长其间  |









## 1.1.6 花叶纹

花叶纹一般可分为 2 种类型:一种来自马王堆汉墓的长寿绣图案;另一种来自马王堆汉墓的对鸟菱形绮(图 5)图案。长寿绣中的花叶纹常出现在蔓草纹周围,以填补纹样空白,其线条边缘圆润,图案饱满,但相对较小,见表 4。对鸟菱形绮中的花叶纹又称菱形花叶纹,根据花纹的复杂程度分为 2 类:一

类简单,在菱形格的四角各有 1 个花叶纹,花叶纹花苞较小,呈圆形,花叶伸向两边,叶尖往下弯曲,菱形格的中间沿对角线上有 1 个“十”字交叉图案,“十”字顶部均为单片叶纹;另一类复杂,整体由花叶组成,呈近似椭圆的菱形,菱形中间为四瓣花蕊,菱形的长端各伸出 1 个带 2 片叶芽的花苞纹<sup>[8]</sup>,如图 6 所示。

表 4 长寿绣中花叶纹的图案分析

Table 4 Pattern analysis of flower and leaf pattern in Longevity embroidery

| 图案类型及其分析 | 长寿绣 I 型   | 长寿绣 II 型  | 长寿绣 III 型  | 长寿绣 IV 型  |
|----------|---|---|--|---|
| 纹样图      |  |  |  |  |
| 细节图      |  |  |  |  |
| 分析       | 深红色,由三瓣状花朵与卷曲的细长叶片构成  | 绛红色,由三瓣状花朵与流云状卷曲叶片构成  | 绛红色,相较于长寿绣 I 型图案更加饱满,叶片较短  | 绛红色,左图为具象花朵形状,右图由三瓣状的花朵与呈钩形的叶片构成  |

## 1.1.7 柿蒂纹

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褐色花卉纹锦(图 7)的图案由柿蒂纹(图 8)、枝叶纹、点纹、八角星纹组成。柿蒂纹因形状像柿子,由分作四瓣的蒂而得名,其图案呈四瓣对称分布,每个叶瓣“一尖两弯”<sup>[9]</sup>,中间为 2 个叠加的圆形图案,叶瓣中分别由 1 个较小的圆

图案点缀。

## 1.2 排列组合形式

组合构图中,植物纹样呈规律式构图和自由式构图两种形式,这种构图既延续了楚风对称、均衡、连续的形式美,又结合了汉代道家思想和神仙思想,打破传统布局,表现更为自由、灵动。



图5 对鸟菱形绮纹样图

Fig. 5 A pair of birds and diamond-shaped patte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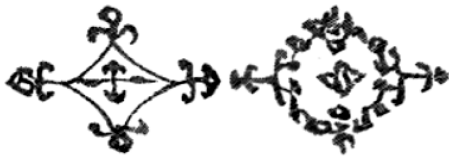


图6 花叶纹纹样图

Fig. 6 Flower and leaf pattern



图7 花卉纹锦纹样图

Fig. 7 Floral brocade patte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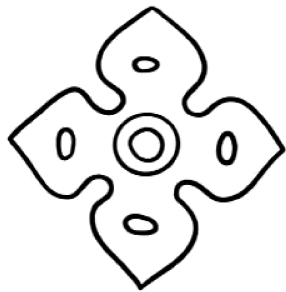


图8 柿蒂纹纹样图

Fig. 8 Persimmon pedicle pattern

规律式构图包含2种形式:一种是单元纹样在水平方向左右反复、连续排列的二方连续构图,如茱萸纹织锦的图案和对鸟菱形绮中的菱形花叶纹;另一种是单元纹样在上、下、左、右4个方向,按照四方连续或1/2错位阶梯连续级式排列的四方连续构图,如刺绣茱萸纹、树纹、柿蒂纹、藤本植物的变形纹样,排列上注重单元纹样的变化和错位穿插。

自由式构图是指单元纹样之间没有固定界限,

由于不受限制,图案由多个纹样组成,构成方式比较自由,纹样融合十分自然,如乘云绣中的卷枝花草纹、长寿绣中的花叶纹作为辅助纹样,出现在主纹周围,排列在主干两侧,以填补空间上的空白。

### 1.3 色彩应用表现

西汉时期有土德之说,土德代表着大地的德行,因此这一时期更倾向于尊贵的黄色<sup>[10]</sup>,由于受到楚国崇赤文化的影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植物纹样的色彩主要以红色、绛红色、黄色、蓝色、绿色和黑色为主,在颜色选择和搭配上汉代工匠表现出了独特的审美智慧:冷暖色相互碰撞,色彩基调不浓艳,呈现古朴沉稳和神秘浪漫两种风格。植物纹样大都采用性能稳定的天然化合物作为颜料,例如印花敷彩纱中,灰色印纹与暖灰色印纹的颜料为黑辰砂和辰砂的混合物;蓝黑纹颜料为辰砂、绢云母和墨的混合物;银灰纹颜料为立方晶系硫化铅和辰砂的混合物;墨纹颜料来源于碳黑;朱纹颜料来源于辰砂;白纹颜料来源于绢云母<sup>[11]</sup>。这些颜色的运用不仅体现了墓主人当时身份的尊贵,还表明汉代时期人们便已掌握很多矿物的特性。

## 2 图像志分析:纹样的意蕴含义

根据植物纹样在造型、排列、色彩方面表现的形式表征,本研究结合民间故事、习俗及神话传说等对植物纹样的寓意进行解释分析。

### 2.1 茱萸纹:祛邪养生

汉代《神农本草经》载:“吴茱萸,味辛温。主温中下气,止痛,咳逆寒热,除湿血痹,逐风邪,开腠理,根杀三虫。”<sup>[12]</sup>《西京杂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sup>[13]</sup>这表明茱萸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和驱邪功能。受楚地巫风的影响,茱萸果实的药理属性与驱邪巫术功能共同构成了它“辟邪护身”的寓意。黄褐绢地长寿绣药枕(图1)上下两面均为茱萸纹绣,二方连续的排列方式暗含“生生不息”之意;在长寿绣图案单元中,茱萸纹填充在流云间的空隙处,寄托了古人对健康长寿的祈愿。

### 2.2 树纹:吉祥长寿

树纹虽然在姿态、颜色上都不如花卉纹样鲜艳夺目,但其承载了更多民族精神的文化内涵,是生命繁盛的标志,象征生命的绵长<sup>[14]</sup>。树纹的文化意蕴可溯源到先秦至汉代的扶桑神树,《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扶桑树为“十日所浴”的通天神木,承担沟通人神职能的扶桑树承载着人们希望在离世后能踏入神仙栖息的极乐之境,让生前享有的富足安乐、惬意欢

愉在彼岸世界继续绵延不绝的愿望。至汉代,神仙思想的盛行让人们开始从注重崇拜神的“升仙飞举”转向注重人的“现世延寿”,树纹形态随之简化。

### 2.3 变形藤本科植物纹:万代绵长

汉代初期,道家思想占据主流,主张顺应自然规律,不强加干预,蕴含对生命的尊重及顺应自然的理念<sup>[15]</sup>。道家强调天性自然的自我,主张人类精神上的自由,人们崇尚自由随性的生活方式,推崇天然质朴的审美风尚。除此之外,楚国浪漫主义色彩对汉代的艺术也有一定影响,浪漫主义注重情感与精神世界的表达,受其影响楚人对于自由和生命活力有着天然的追求<sup>[16]</sup>。受这种思想的熏陶,变形藤本科植物纹以 S 形或波浪形枝蔓为主体,通过菱形单元四方连续的无限延展,形成连绵不绝的视觉效果。这种循环往复的构图,既是对藤蔓自然攀附生长规律的模仿,又隐喻了汉代人生命延续的渴望。

### 2.4 柿蒂纹:安康昌盛

柿蒂纹兴起于战国,兴盛在汉代,《酉阳杂俎》载:“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表明柿蒂纹具有坚固、结实的寓意<sup>[17]</sup>。同时,“事事如意”的谐音赋予柿蒂纹美好的世俗祝愿,但其核心意蕴仍根植于生死哲学,结合墓葬礼仪,表述死后希望自己的家族依旧昌盛,世代绵长不断。

### 2.5 卷枝花草纹:生生不息

卷枝花草纹的纹样形态类似缠枝纹,缠枝纹是一种呈波纹状或漩涡状的植物纹样,一般以弯曲缠绕的枝蔓作为主要结构框架,并搭配各式花叶、果实,或仅由简单的枝蔓组成<sup>[18]</sup>。结合缠枝纹的寓意,卷枝花草纹弯曲连绵,蕴含生生不息、万代绵长之意。

### 2.6 花叶纹:生命永恒

祈盼生命永恒以尽情享受现世生活是西汉乃至整个汉代人的集体渴望。马王堆汉墓丝织品中的花叶纹以长寿绣、对鸟菱形绮的寓意为载体,通过形态与色彩的差异化设计,承载着汉代人生命永恒、宇宙秩序的多重寄托。长寿绣花叶纹与蔓草纹相互映衬,通过纹样的组合强化蔓草纹蕴含的长寿、永生寓意<sup>[19]</sup>。

## 3 图像学阐释:纹样的深层文化逻辑

讨论图像很大程度上就是讨论图像与人的关系,脱离了人去谈图像是片面的,因此,解读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中的植物纹样需还原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

### 3.1 楚地文化的传承

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中的植物纹样蕴含着楚地巫风和道学文化基因。楚地巫风以“万物有灵”为核心<sup>[20]</sup>,用象征性的手法,成为引导灵魂升天的道具,植物在巫术的指引下被赋予超自然的驱邪功能,如茱萸果实的药理属性受巫风影响具有“辟邪护身”的祛邪寓意。老子道学思想将“道”视为万事万物的起源,它与楚文化融合后,形成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宇宙意识。这一思想不仅影响了汉初的政治学说,还推动了汉代追求长生的神仙思想<sup>[21]</sup>。在楚文化的影响下,丝织品中的植物纹样具有一定驱邪功能和生生不息的宇宙观。

### 3.2 神仙思想的滥觞

从《史记·封禅书》来看,神仙之说起源于战国初,后经秦始皇之揄扬至汉代而大盛,武帝的好仙相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死和升天是汉代神仙思想的两大特征<sup>[22]</sup>。汉代的神仙思想一方面在统治阶级大规模寻仙活动的推动下不断高涨,为了解决生与死的现实矛盾,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贵族统治阶级将羽化升天转化成一种近乎纯功利性的诉求,如黄褐绢地枕(图 1)用茱萸纹、长寿绣中蔓草纹驱邪长寿的纹样寓意与枕内填充物药理功能的结合来抵御无形之“邪”,护佑延寿,驱邪养生,贵族阶级希望这枕头既服务于现世的身体治理,又满足死后世界的灵魂护佑需求;另一方面,神仙思想也深入民间,成为平民阶层寄托长生与升仙美好愿望的一种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人与神的界限逐渐分离,神开始被当作某种可以用来实现世俗目的的工具<sup>[23]</sup>,例如树纹形态的简化,体现早期人们从“神”造物到“人”造物的思想转变。

### 3.3 易学阴阳五行思想

阴阳五行思想被当时人们用于阐释自然、上天与人类间的相互作用<sup>[24]</sup>。马王堆出土丝织品中的植物纹样通过其形状、布局等元素,蕴含了阴阳对立统一、五行相生相克及运化的思想,展现了古人对宇宙秩序、自然规律的理解和表达,以一种艺术形式体现了易学阴阳五行思想中关于天地、时空、万物运化的观念。例如对鸟菱形绮中的花叶纹,简单型花叶纹在菱形四角饰以花苞,花苞的闭合形态象征阴之收敛,而中央“十”字交叉纹构建起“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型,在易学体系中,天为阳为乾,地为坤为阴<sup>[25]</sup>,两者通过“十”字纹的空间划分实现阴阳分野,同时又以对称布局形成对立统一的整体;复杂型花叶纹近似椭圆的菱形外廓象征“天穹覆盖”的宇宙观。

### 3.4 权力身份的彰显

丝织品在汉代非常珍贵,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不少精美的植物纹样丝织品,这些植物纹样丝织品所采用的工艺技术水平极高,仅贵族及以上阶层才有能力享用;植物纹样复杂多样,不仅是吉祥的象征,还传达了逝者对升天的向往和对权力的崇拜;颜色方面,丝织品多采用红色和赭黄色,绛色在汉代丝织品中被广泛应用,赤色被视为通天之色,具有神圣与吉祥的象征意义,秦汉时期用于表达尊贵与庄重,象征着权力与地位,赤色地位一般高于其他色彩<sup>[26]</sup>,赭黄色色相介于赤色与黄色之间,即土德之色与火德之色间,暗含五行相生动态和谐的哲学思想,代表富贵与地位,象征“天命所归”。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植物纹样丝织品在工艺、图案和色彩的选择上都充分彰显了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身份等级,以及西汉社会的尊卑观念。

## 4 结语

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中的植物纹样拥有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是汉代工艺与思想交融的代表。从形式上看,其抽象写意的造型与动态构图展现了重意轻形的审美追求;从象征层面看,茱萸纹的驱邪寓意、树纹的长寿隐喻及柿蒂纹的家族昌盛祝愿都折射出楚地巫风与神仙思想的交融;而纹样的色彩、工艺与空间布局则暗含阴阳五行思想,彰显贵族阶层的权力,这些植物纹样不仅是装饰,更是汉代人沟通生死、追求永恒的媒介,反映了从神性崇拜向现世诉求的过渡。本研究通过使用图像学研究法,揭示了植物纹样从表层艺术形态到深层文化意蕴的逻辑关系,丰富了汉代植物图像学研究的理论维度,为汉代纹样的数字化复原提供了理论依据。

### 参 考 文 献

- [1] 张爱丹. “从茱萸纹到缠枝纹”论中国传统植物纹样的演变与应用[J]. 丝绸, 2014, 51(7): 58-63.
- [2] 李雨欣, 王丽. 植物染丝网印在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基于马王堆印花敷彩纱工艺的启示[J]. 西部皮革, 2025, 47(3): 86-88.
- [3] 水野夏子. 馬王堆一号漢墓出土:「信期繡褐羅綺綿袖」の構成と着装に関する一考察[J]. 國際服飾学会, 2006(30): 63-68.
- [4] 辛艺华, 李子琛. 汉代神仙思想的艺术表征范式: 以“茱萸纹”图形语言分析为例[J]. 西北美术, 2022(1): 118-126.
- [5] 潘诺夫斯基. 图像学研究: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M]. 戚印平, 范景中,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 13.
- [6] 湖南省博物馆,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3: 49-57.
- [7] 田自秉. 中国工艺美术史[M]. 2版.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113.
- [8] 李明洁, 喻燕姣. 长沙马王堆汉墓文库马王堆一号汉墓纺织品: 第1卷[M]. 长沙: 岳麓书社, 2024: 168-206.
- [9] 李雪艳. 中国民间艺术中的柿[J]. 设计艺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2009(6): 46-47.
- [10] LIU K, ZHAO J, ZHU C. Research on digital restoration of plain unlined silk gauze gown of Mawangdui Han Dynasty Tomb based on AHP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echnology[J]. Sustainability, 2022, 14(14): 8713.
- [11] 王守道. 马王堆一号汉墓印花敷彩纱(N-5)颜料的 X 射线物相分析[J]. 化学通报, 1975(4): 54-57.
- [12] 陈德兴, 张玉萍, 徐丽莉, 等. 神农本草经[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61-63.
- [13] 葛洪. 西京杂记[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146.
- [14] 李建亮, 温润. 中国传统经典纺织品纹样史[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20: 79-83.
- [15] 张宗登. “天道”与“人道”互融: 先秦时期楚国设计艺术的造物思想探析[J]. 湖南包装, 2020, 35(5): 29-33.
- [16] 陈树. 浅谈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特质[J]. 文史博览(理论), 2015(4): 19-22.
- [17] 郑军. 中国传统吉祥寓意图谱[M].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187.
- [18] 朱桂均. 西风东渐视域下中国古代织物缠枝纹的起源与发展流变[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25(3): 71-79.
- [19] 傅萌. 汉代长寿绣纹样考[J]. 首都博物馆论丛, 2023(1): 188-192.
- [20] 孙光, 杨玉珍. 楚辞与巫风[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4, 23(4): 103-105.
- [21] 金旭明, 徐沛文. 楚文化因素影响下的楚国装饰纹样审美特征浅析[J].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20(5): 127-129.
- [22] 王立, 刘畅. 从汉代羽人看神仙思想及其相关观念[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8(5): 128-132.
- [23] 许大海, 束霞平. 汉代丝织纹样中的文化密码[J]. 丝绸, 2011, 48(7): 54-57.
- [24] WANG S. Cosmology, fashion, and good fortune: Chinese auspicious ornament in the Han dynasty (206 BC-AD 220)[D].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0.
- [25] 刘楚昕. 阴阳五行观念在先秦及汉代思想中的演变[D]. 武汉: 武汉大学, 2021.
- [26] 肖世孟. 论色彩象征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关系[J]. 湖北社会科学, 2024(9): 146-153.